

姜燕亲口说出张铭前妻死亡的秘密

11



陈幻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是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[上期回顾]

张铭在师大见到了许璟楠,把他和姜燕的故事告诉了许璟楠。

悬疑小说

尾声

“又见面了。”
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,上次咖啡馆的老位置。
姜燕仍然比他早到。圣诞临近,商场内外是一派浓厚的节日气氛。姜燕看了看杨霄扔在桌上的东西。
“换了新的笔记本。”
“好记性。”
姜燕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。在杨霄印象里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她笑。
“我今天找你,是因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。”
“卢庆丰的事儿。”
杨霄翻开笔记本的第一页。
“如果不是那天在病房里见到张铭,一切都不会发生。”姜燕平静地说了下去。“第一次见他的时候,他已经守在重症监护室里很久了,他前妻的病房那天刚好让我去照料。”
“现在说一见钟情就太虚伪了,我不会轻易对任何人产生感情,他那个样子也很难让任何人一见钟情。当时我只是觉得他实在太消沉了,消沉到每天晚上他离开医院的时候,我都不确定第二天还能不能再见到他。”
“起初我要帮他前妻擦身体,他还不答应。他不许别人碰她的身体,每次所有事都是自己做。我看着他笨手笨脚到娴熟有序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开始会产生一些羡慕的感觉。”
“可能是被他和他前妻之间的那个世界迷住了……那段时间,每天都能看到他成了最重要的事儿。”
“为此我总是让卢庆丰帮我调

到病房去值班。祸根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。卢庆丰当年是我们科室主任,手握排班大权。每次去找他,我总是被他恶心一通,才可能达成愿望。我想,最早发现我暗恋上了张铭的人,应该是他。

“时间久了,我和张铭的话多了起来。我看着他强迫自己一点点适应那个状况,可是谁又真的能适应呢?他到处去找工作,工地、鞋厂,接一些零散的宣传画,没日没夜地工作,赚钱。”

“本来很健壮的一个,很快就骨瘦如柴。两年以后,某天夜里他喝多了来到医院,跟我说了很多。我很难过,也很无能为力,那时就想为他做点儿什么。”

“我把平日里辛苦攒下的钱给了他,告诉他,那是医院里每个月都会给特殊病人的补贴。”

“到第三年,他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了,我终于下定决心,帮他解除这个痛苦。我知道,以他的性格,这件事儿只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,直到把他榨干为止。真到那一天,受折磨的将不再是他一个人。必须有人站出来解决。”

“我知道那个高压氧舱不是很稳定,尤其是在维修后的两天里,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两天刚好安排了别的护士看护,我去找卢庆丰调班。卢庆丰那天比以往更加放肆,对我动手动脚,最后我只好跑掉了。”

“我想只能夜里偷偷去医院,找机会下手。第一个晚上,值班的护士从未离开过病房,我没有机会。”

“如果第二天仍是如此,就要再等三个月。他那样的身体状况,很难说还能再撑三个月。我必须想办法

让当晚的值班护士离开病房一段时间。打听到是谁值班后,下午我给每个人都送了一些李子,包括值班的那位护士。希望这个笨拙的方法能给我一线机会。

“还是给我等到了那个机会——值班护士跑去卫生间之后,我打开了操作面板,慌乱中把所有的按钮都按了一遍。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想来顶多是窒息而死吧。”

“等我跑出医院,才听到里面传来爆炸声。还好,并没有伤到其他人。”

姜燕说到这里停了片刻。“我这么做是不是很蠢?”

杨霄不知该怎么回答,半天才想起来喝一口可乐。她的声音让周围的现实完全隐匿起来,他好像跟着什么人到了一个忽明忽暗的地方。

“卢庆丰找到我,说要向上级反映,是我导致的高压氧舱爆炸事故,因为我几天前找他调过班,非常可疑。事实上,一开始我并没有怕他,因为他拿不出证据。直到他说,他也要告发张铭,因为是张铭指使我杀了他的妻子。”

“虽然知道他同样拿不出证据,但我实在不忍心让那即将到来的美梦面临一丝风险。”

“我只好答应与卢庆丰做交易,让他永世不得跟任何人说出此事。在那个惨白的白炽灯下,我的第一次就那样没了。真是讽刺,就在我遇到一生最重要男人的时刻。后来就有了去要氰化钾那事儿。”

杨霄始终安静地听着,姜燕中间完全没有停顿,像井喷一样。他们都知道,这个故事对他们两个人来说,只会讲一次。

“所以,卢庆丰是用这两件事儿来威胁你的。”杨霄说道。

姜燕点了点头。
“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张铭生活在一起。我只能为他做任何事儿,否则,我感觉不到我和他有什么关系。”姜燕说着无奈地看了杨霄一眼。“也许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做。”

杨霄知道她指的是谁。
“张铭现在什么情况?”

“那天他从贵州回来,告诉我事情的经过,然后又走了。”

“走了?”

“嗯,不知道去哪儿了。”

“你会去找他吗?”

“真是奇怪!”姜燕笑道,“这个距离对我来说正好。我变回一个人,他变回那个最好的张铭。”

姜燕话音落下。杨霄僵硬地看着她,眼泪突然控制不住地掉下来。

“为张铭,我觉得已经做了很多牺牲,其中最大的,就是牺牲了让他爱上我的机会。”姜燕站了起来。“太辛苦了,是不是?”

“未必。”

她看着杨霄。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我什么?”杨霄抹了把脸。

姜燕注视着他没有回答。

杨霄哑然失笑。

姜燕离开座位,穿上外套,朝门口走去。

“还有一件事儿——”杨霄看着她的背影,“你到底是怎么样知道我认识许璟楠的?”

姜燕正推开星巴克的玻璃门。门打开的瞬间,圣诞节的欢快歌声,夹杂在冬天的冷风里,一齐冲进咖啡馆。

她裹紧外套,快步走了出去。

(完)

晁信义借到60万两,松下阴谋落空

12



黄晓阳 冷海 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四海钱庄大掌柜张寿元愿意借60万两给晁信义,条件之一是要晁信义娶自己的女儿。

传奇故事

张寿元招呼晁信义在客厅的茶几前坐下。茶几边有四张矮的木头椅子,还有一张古旧的八仙桌,旁边有凳子,除此之外,再没有别的陈设。

两个人刚刚坐下,一个穿着粗布白裙的姑娘端着茶壶过来。姑娘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,用巾扎着,眉清目秀,长得很俊俏。因为有婚姻之说,晁信义就认真看了姑娘几眼,暗想,若是张家姑娘能有这般模样,倒说得过去。只不过,这应该是一个下人。晁信义正出神,却见姑娘分别给张寿元和晁信义倒了茶,然后说:“爹,请用茶。先生,请用茶。”

晁信义暗吃了一惊:堂堂四海钱庄的千金,居然没有任何饰品,这个张寿元真是与众不同啊。

“淑梅,今天来了客人,让你妈多做两个菜。”张寿元道。“是,爹。”张淑梅悄悄看了晁信义一眼,脸上红晕泛起,低低地应了一声,退出客厅。“这是我女儿张淑梅,老夫只此一女。”张寿元若无其事地道。

吃饭的时候,晁信义见到了掌柜夫人林氏。张寿元送走晁信义之后,张寿元问林氏:“把淑梅嫁给他,你觉得如何?”林氏脸上如绽开花朵一样,说:“不错!一表人才,知书达理。”“他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二儿子晁信义。”林氏惊愕不已:“京西胭脂铺不是被一把大火烧毁了嘛?听说晁家人都被洋兵杀光了呀!”张寿元摇了摇头说:“他不还活得好好的吗?他准备向我借贷二十万两。”

林氏浑身一颤:“他向你借二十万两?你要把女儿嫁给这个穷……小子?”

张寿元不以为然地看了她一眼,说:“真是头发长,见识短,他很穷吗?难道比我当年还穷?我当年可是一无所有,也能挣下这么大的家业,他的基础比我强一百倍,你敢说他不能一飞冲天?三十年后,京西胭脂铺必定比从前的京西胭脂铺更有名!”

“不行,我不能让女儿吃亏。”林氏摇摇头。“我怎么让她吃亏了?他有京西胭脂铺的金字招牌,这个招牌至少值四十万两。还有晁家胭脂的独家配方,这个值更多。至少一百万两,另外,他还有一些土地,加起来,一百六十万两都不止。我现在只是借给他六十万两,我的女儿嫁过去就等于有了这些财产的一半。人还没进门,我们就已经赚了。更何况,我们的六十万两不是送给他的,只是借。我们等于白赚了八十万两。”

林氏想想,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,可一想到女儿过门就要吃苦,心中不忍,说:“你不能替淑梅做主,让她自己选择!”张淑梅早把爹妈的话听得清清楚楚,她羞羞答答地站在爹妈的面前:“女儿一切听爹的!”

张寿元哈哈一笑:“这才是我张寿元的女儿,有眼光!我四海钱庄后继有人了!”

林氏以为丈夫把女儿嫁给晁信义,是他看好晁信义能干,必有一番作为。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与四海钱庄有关。四海钱庄有三个掌柜,大掌柜张寿元、二掌柜林大富、三掌柜林大贵。林大富和林大贵是林氏同父异母的兄长。林家兄弟不是省油的灯,张寿元只有一个女儿,而林大富和林大贵都有两个儿子。张寿元迟早有一

天会死,他一死,这么大的家业,不就落入林家人手中了吗?

林大富兄弟表面上是一团和气,实际上早藏了凶险之心。张寿元看到晁信义,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如果晁信义出人头地了,接管四海钱庄不是没有可能!

晁信义从四海钱庄出来,心如乱麻。一边是背叛自己心爱的花红蓝,做一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;一边是做悖祖逆宗的不孝之子。晁信义左右为难,回到家,直奔进前院正房,里面供奉着晁家列祖列宗的灵位,香炉里插着香,他跪在地上,磕下头去,泪流满面:“晁家的列祖列宗,你们帮帮我吧!”

晁信义长跪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他来到四海钱庄,对张寿元深深地施了一礼:“叔,您的两个条件我都答应。”

张寿元端起茶喝了一口,放下杯子,从怀里拿出一张纸,放在晁信义的面前:“这是你和淑梅的婚约,你看看。”晁信义拿起婚约,仔细地看了看,婚约很简单:晁信义愿娶张淑梅为妻,婚后当勤俭持家,相亲相爱,不得有负!晁信义拿起茶几上的笔,签字画押,并庄严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……

松下长生寓所,松下长生和松下次郎席地而坐。

两个人之间是一个茶几,茶几上摆放着精美的茶具。松下长生悠闲地端起一杯茶,一边轻轻品尝着,一边问:“晁信义昨天有什么行动?”松下次郎道:“父亲,他还是和从前一样,出入各家钱庄。”松下长生微微点了点头:“今天是最后期限了,我相信,他会来给我一个交代的。”

松下次郎露出喜悦的笑容。

门外一个下人毕恭毕敬地道:“社长阁下,有一个叫晁信义的人求见。”

松下次郎大喜若狂:“他终于来了。”松下长生整理好了衣服,亲自到门口迎接晁信义。晁信义穿着长袍马褂站在门口,眼神平静如水,既没有走投无路的焦虑、失魂落魄,更没有得到别人支持之后的欣喜。寻常的人,他的处境如何,总是能从神色之中流露出来。但是,从晁信义的神色之中看不出任何处境情况。

松下长生心中微微一怔,感觉晁信义前来不是那么简单。

晁信义抱了抱拳,不紧不慢地道:“京西胭脂铺我准备自己经营,松下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,再一次感谢,这是十二万两银票,请松下先生打一个欠条。”

“啊……”松下长生的嘴巴微微张开,这个结果是他没有想过的。他以为,京西胭脂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除了和松下妆品会社合作,还会有谁一掷千金,帮助他呢?

晁信义又抱拳施了一礼:“松下先生,请把赔偿合同写一下!”松下长生无可奈何,只能先清点银票,然后写了已经赔偿的条约,松下妆品会社与京西胭脂铺的事情就算平息了。松下长生看着晁信义离去的背影挺直得如一杆标枪,心中顿时涌上一股挫败感,低声叹息了一声:“我真看错了他了,了不起呀!”又微微叹息了一声,说:“可惜!可惜!我倒要看看,晁信义下一步该如何行动,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,而我们有的是机会……京西胭脂铺,迟早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。”(完)